

中国历代名将丛书



皮明勇 著

左宗棠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中国历代名将丛书

左 宗 棠

皮明勇 著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22号

中国历代名将丛书

左宗棠

皮明勇 著

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4印张 65千字

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6月承德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0000册

ISBN 7-80021-459-1/K·026

定价: 2.80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继承和发掘我国优秀军事遗产，弘扬中华文化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军人以身许国的献身精神，歌颂民族正气，军事科学出版社特向广大读者推出《中国历代名将丛书》。

自先秦至“五四”运动，在我国军事史林中曾涌现过许多名闻遐迩的军事人物，他们或智勇超群，战功卓著；或历精图治，治军有方；或文武兼备，运筹帷幄；或在军事理论方面留下过精深独到的传世之作。所有这些，都给当世乃至后代以很大影响。本书将选择其中佼佼者分别为之立传。

本丛书为传记体。着重反映传主的主要军事活动、军事业绩、军事思想以及个人的品德、修养。事迹一律以史料为依据，不虚构，不杜撰；所作评论，力求持平客观。既注意突出思想性、知识性和学术性，又注意趣味性和可读性，文字力求通俗流畅，做到雅俗共赏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使读者增长知识，提高军事素养，并从中得到读书乐趣，从而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，激励振兴中华的豪情壮志有所裨益。

我们本着严格精选的原则，陆续出书，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及专家的帮助和指教。

《中国历代名将丛书》编委

主	编	高体乾		
副	主	编	张一文	王显臣
编	委	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
		王显臣	朱清泽	刘 庆
		吴耀阳	张一文	张丽荣
		张鹏良	邵成业	武国卿
		郭春宣	高体乾	葛 新
本书责任编辑		张一文		

目 录

一、早年矢志学诸葛·····	(1)
二、初露锋芒“左师爷”·····	(9)
三、自建楚军援祁门·····	(21)
四、独当一面战浙闽·····	(27)
五、师夷长技维海防·····	(40)
六、无奈捻军运动战·····	(47)
七、各个击破回民军·····	(59)
八、高瞻远瞩筹塞防·····	(77)
九、收复新疆建奇功·····	(88)
十、回天无力遗憾死·····	(102)
左宗棠生平大事年表·····	(111)
主要参考书目	

19世纪的中国，空前剧烈地动荡着。内忧外患，战争频繁，铁与血的悲壮场面，一幕接连一幕。

乱世出豪杰。

左宗棠的名字，在当时和后世都被叫得挺响。他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，又通过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再显其狡智多谋。他从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大片领土，并对列强环伺之下的中国国防高瞻远瞩，提出卓越见解……

一、早年矢志学诸葛

1812年11月10日晚，在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墩，左家第三个儿子左宗棠出世了。当他来到人世之时，他的父亲左观澜已经35岁，母亲余氏更已37岁。

左家生活清苦，但属书香门第。据传从清初起已经出了秀才十多人。左观澜也是位秀才，一面读书，一面教书。左宗棠生活在这样一个耕读之家，自然可以受到严格的儒学训练。他3岁学识字，4岁读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9岁开始学做八股文

章，全家人都希望他成年之后能在科举考场上获取功名。

1826年（清道光六年），左宗棠第一次参加湖南湘阴县令主持的童子试。次年又顺利通过了长沙知府主持的府试。可是，等到由湖南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时，他因母亲病重而未能参加，没有取得秀才的资格。出师不利，打击不小。此后，虽然父兄督教益严，左宗棠却逐渐对八股文章失去了兴趣。

他的兴趣开始转移到“经世致用”之学方面。所谓经世致用之学，就是反对读书人和做学术的脱离现实的烦琐考证，倡导学术研究更好地为社会现实服务。湖南在当时是个经世之学比较发达的地方。左宗棠大约是在他17岁那年，从书铺里买到了一部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。他如获至宝，发现了一个与八股文章截然不同的知识世界，对书中所载山川险要、战守机宜反复索读，直到了如指掌。不久，他又读到了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齐召南的《水道提纲》，更加开阔了眼界，掌握了一些有用的知识。

左宗棠如此读书，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已经意味着有些“离经叛道”，起码是不务正业。和他一块儿读书的士子们明讽暗讥，大不以为然。可是，左宗棠并不为其所动。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，性情刚烈而自信。他崇拜诸葛亮，

敬仰他横溢的才华。但他并不迷信，他更相信自己。当他给朋友们写信时，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“亮白”。他对学术的认识已经超越于一般八股士子之上，对别人的讥讽当然也就满不在乎。

不过，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，左宗棠还是为他的这种我行我素付出了相当的代价。他没考上秀才，又别无进身之路，只好于20岁时捐了个监生，取得了继续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。一时间，他的运气好象又有所转机。在1832年的乡试中，他的考卷本来已遭初次否决，却又侥幸被主考官“搜遗”而出，被录取为湖南第18名举人。但他毕竟对八股文章用心不足，此后便再也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。1833年、1835年、1838年，他连续三次晋京参加会试，每次都名落孙山。考官们不是嫌他的八股文章差，就是认定他的小楷字写得不象样子。

科场上屡遭失意，一度使他在家人和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。尽管他讨厌八股文章，但也并非没有功名心。三考进士不中，造成了他内心的痛苦。加上他的家境清贫，20岁与湘潭大家女周诒端结婚时，竟无钱举办婚事，只得入赘周家，寄人篱下。岳父岳母对他这个不争气的举人待之以白眼。气高骨傲的左宗棠，日子真是难过。好在周诒端人很贤惠，对丈夫的失意还能时时安慰。

祸兮福所生。科场失意在给左宗棠造成暂时困

境的同时，却为他日后成就大的事业准备了不少有利的条件。因此，当他后来回忆起这段艰难的经历时，常常产生一种塞翁失马的感慨。

他既然不能得志于科场，便越发关注于经世致用之学。他用功研读刚刚出版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对清朝中叶以后官绅们有关吏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刑名等方面的重要议论既加圈点，更注心得。后来，他有机会见到了该书的编者贺长龄，在谈了一番自己的读书感想之后，便提出要借阅他的藏书。这位名臣名学者觉得左宗棠是个人才，非常高兴，决心用力栽培，不仅慷慨应允借书，而且还经常与他共同探讨学术问题。1831年，左宗棠受贺长龄之荐，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，除了研究程朱理学外，继续丰富他的经世致用知识。书院山长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，对左宗棠这个弟子似乎也很赏识，曾经做诗夸奖他“开口能谈天下事，读书先得古人心”。在城南书院，左宗棠还结识了一些有志于经世之学的同学，如罗泽南、丁秩臣等，这些人后来成为湘军的重要创始人。

1835年，他在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的途中，仍念念不忘他的经世之学。一路上，他望着千里平原，万里长江和黄河，心中无比激动。他想：“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，真不能老死科场”。他又想，何不利用自己已有的地学知识，绘制正确可用的全

国地图、省府地图和历史地图呢？后来他考试失败归来，果然将八股文搁置一旁，专心查阅方輿图志，在他的夫人的协助下画起地图来。这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工，只可惜未能及时印刷而原稿辗转散失。不然的话，我国的第一部历史地图全集就将归功于左宗棠，而不是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的《历代輿地全图》了。

此后，左宗棠又对农学等发生过兴趣，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。1838年，他钞录《畿辅通志》、《西域图志》以及各省图志，于山川关隘、驿道远近，分门别类地进行记录，积累了五六十大册资料。1840年至1847年，他在湖南安化两江总督陶澍家任家庭教师。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，他得以有机会饱览中国历代典籍。他利用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所载的清朝康熙时的全国地图、乾隆时的全国地图与他自己所绘的地图相互校正，使他的地学知识更具权威性。当时已经有人推崇他能“括地九州归指掌”。在这一时期，左宗棠结识了胡林翼，这件事对他未来的仕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。

左宗棠对地学的潜心研究，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历来被视为兵家争胜的三大法宝。作为一个统帅，要想取得地利，首先就得掌握天下山川形势，只有这样，临战才能因势利导。假若当初诸葛亮不对地学

狠下一番功夫，他是难以写出《隆中对》这样具有重大价值的战略咨询报告的。其实，左宗棠热衷于对山川地理的研究，也主要偏重于兵事方面。他曾综合自己历年研究地学的心得著成《舆地图说》一书，书中对历代兵事如何利用地形有比较详细的叙述，成为该书的重要部分。

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，给当时所有经世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严肃的课题，这就是如何抵御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。左宗棠对这件事也非常敏感。虽然他身居安化，但心系东南沿海抗敌前线。为了做到知己知彼，他勤奋地阅读所能找到的各种记载外国情况的史志、别录，还多次写信给他的老师贺熙龄，要他多多提供有关东南战事情况。当他得知朝廷战和不定，林则徐被罢斥，琦善等人得志时，他非常气愤。他认为，朝廷应一意主战，否则，英军得胜，海外各国必将纷起效尤，中国自此就会国无宁日。他说，林则徐是人望所归，若能继续受到重用，必能“固岭南千里之守”。他痛斥琦善以奸谋误国，贻祸边疆、贻患子孙，应当斩首军前。真可谓爱憎分明。

以诸葛孔明自居的左宗棠，当然也就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作战指导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。在他看来，由于英军船坚炮利，游奕海上，牵制我沿海七省兵力，造成主客劳逸形势的颠倒。中国只有采

用持久战战略，才能最终战胜英军。他反对“急旦夕之功”，主张采取扎实的战备措施，增强沿海各省的防卫能力，使“一省之力足当一省之用”，避免敌攻一处，全局震动，调兵征饷，疲于奔命。他所提出的具体战备措施包括练鱼屯、设碉堡、简水卒、设水寨，讲求火器的应用，实行坚壁清野，断绝敌人的接济等。在战术上，他提出清军专守城根河岸，或于敌军必经之道设险埋伏，当敌军逼近之时先以炮火实施杀伤消耗，然后伏兵突起于前，奇兵疾出于后，前后夹击，一举歼灭。

左宗棠的这些主张与林则徐、魏源、林福祥等人在鸦片战争时期所提出的抵御英军的战略战术大体相同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沿海各省就地招募和训练海岸防御部队，指出“调客兵不如练土兵”。林福祥倡导持久战，主张诱敌上岸，埋伏设险。毫无疑问，左宗棠与林、魏等人的抗敌主张都属于那个时期的杰出思想。而且，他僻处湖南内地，能发此高论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魏源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明星。左宗棠虽仍蜇居湖南，但他非常敬重魏源，尤其重视魏源的著作，认真地从中汲取思想精华。1844年，魏源的《圣武记》一书刊刻问世，左宗棠立刻向他的老师贺熙龄借阅。魏源在书中对清前期武功的颂扬，使得他热血沸腾，一种强烈的爱

国情怀与他素有的自信心相结合，变成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。左宗棠对魏源在书中所表述的建军用兵思想，亦多加赞赏，说他“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”，确有所心得。不久，左宗棠又读到了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，对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精神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推崇倍至。他后来力主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，其思想的产生与这时受《海国图志》的启蒙是有密切关系的。

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仰慕更甚。他赞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立场和态度，同情林的遭遇。他称林为“天人”，他的心曾经追随林战斗在粤海，奔波于新疆和西南。1850年元旦刚过，左宗棠于湘江舟中高兴地见到了林则徐，两人促膝而坐，抚谈今昔，直至东方吐白，始各依依别去。他们谈到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，谈到了国内人民的起义，还谈到了清朝政治、经济和军事。此次见面，更加深了他对林则徐的敬仰。

这年12月，左宗棠得知林则徐在前往广西镇压各族人民起义途中客死广东潮州，一时竟悲痛失声。他悲巨星陨落，更想到了自己的处境。自许为诸葛亮的左宗棠这时已年近40，却仍然功不成而名不就。他的满腔热情，他的满腹经纶，尤其是他的军事才略，何时才能得以发挥？一个教书先生何时才能出人头地！

二、初露锋芒“左师爷”

1851年（清咸丰元年）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，左宗棠终于迎来了机会。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，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旧的封建官僚机器。万马齐喑的清朝大小官僚对革命洪流束手无策。清政府被迫改变陈规，广开才路。一大批功名不高，甚至没有功名的草野之士乘势脱颖而出。左宗棠则以其特有的条件，成为其中的一个佼佼者。

本来，左宗棠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早有预感。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，他百忧交集，夜不能寐，曾经打算当一个“山隐翁”。但是，以他的个人秉性，以他的阶级立场，左宗棠是不会置四面烽火于不顾，而自甘寂寞的。

果然，当他从他的好友胡林翼处得知太平军已经进占广西永安（今蒙山）时，立刻发表了一通如何对付太平军的议论。他说，自古兵法有言，“谋定而后战”，“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由于清军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在作战中不是当主人，而是做客人，自然要处处被动，经常挨打。他主张清军在太平军营地附近广筑碉堡，步步为营，渐逼渐进，迫使太平军离开营垒，改守为攻，如此则清军可以反客为主，由被动变为主动。左宗棠的这番

话，既表明他对镇压农民起义具有很高的热情，也说明他有较好的兵法素养，知道两军作战的首要问题是争取主动权的问题。至于他所提倡的建碉堡以合围的“铁桶战术”，对付初起于广西山区的太平军定能比较有效。

胡林翼看了左宗棠的这番议论，觉得应该设法起用他，让他发挥其军事专长。于是，他多方荐举，希望当道者能引起重视。1851年冬，湖广总督程矞采接到胡林翼的荐书，随即修书送往湘阴，请左宗棠出山。左宗棠在家中读了这封聘函，直摇脑袋。以他的傲气，是不会轻易为人所用的，他要等程矞采诚恳地“三顾茅庐”然后再做决定。可惜这个程矞采远没有当年刘备敦请诸葛亮的诚心，更何况他不久便被革职发配，也就用不着左宗棠给他当军师了。

1852年4月，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，一路攻城斩关，兵锋直指湖南长沙。湘中官绅个个惊恐万状。原来的云南巡抚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，奉命收拾危局。胡林翼又向张亮基极力推荐左宗棠，说他“廉介刚方，秉性良实，忠肝义胆”，而且“胸罗古今地图、兵法”，精通时务，绝非一般庸夫俗儒可比。如果蒙恩起用，对湖南军务定有裨益。张亮基专人往请。左宗棠还是一脸傲气，托辞推谢。他对张亮基还不了解，不愿意将自己的命

运同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捆绑在一起。胡林翼见此情景，便反过来做左宗棠的说服工作。胡也把张亮基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他是“不世奇人”，这次是虚席以待，真心诚意地要重用你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。与左宗棠同时避乱山中的郭嵩焘等人也大事规劝。左宗棠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个人的功名利禄，终于应聘出山了。

10月2日，左宗棠随张亮基同抵长沙城外。此时，太平军已经在长沙城南与清军战斗了20多天，但是无力包围长沙城，反被清军的援军三面包围，只有西面湘江没有清军围堵，形势十分不利。7日晚，左宗棠和张亮基在枪炮声中缒城进入长沙。在此危难之际，张亮基确实表现出了一点君子的气度，将调兵作战的事委任给左宗棠筹划。左宗棠受到信任，也很感激，办事的积极性颇高，“昼夜调军食，治文书”，毫不怠慢。他多方搜集军情，密谋战守，有时竟一夜三惊。他看到太平军连战不能得手，很有可能西渡湘江，所以急忙向张亮基等建议分兵一支，抢在太平军之前占领湘江西岸，特别是控制龙回潭这个地方，以防太平军西走。无奈幕僚毕竟只是幕僚，左宗棠并不能左右清军的战守大计，即使是巡抚张亮基说话也不管用，因在他之上还有总督和钦差大臣，在他之下又有提督和总兵。就在清军互相扯皮推诿的时候，太平军渡过了湘江，